

玩不起， 别玩

—— 一个四十岁 **单身男人** 的情感独白

方紫鸾 ◎ 著

WAN BU QI, BIE WAN

— YIGE SISHI SUI DANSHEN NANREN DE QINGGAN DUBA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数字资源
PDG

玩不起， 别玩

——一个四十岁**单身男人**的情感独白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不起,别玩:一个四十岁单身男人的情感独白 / 方紫鸾
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96-3731-0

I. ①玩…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6692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姚爱云

装帧设计:丁 明 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2827094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2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次见到方紫鸾是在她的小说研讨会上，她那么清清丽丽地走来，执著而温婉地诉说着她的文学梦想。那之前我读了她的《单身女人日记：爱一天，算一天》，便也透过文字感知了她所独有的时尚而又深沉的风格，却不知这个年轻的女孩已经在文坛打拼了许多年。

读她的书，最先喜欢的是她的语言，语言中所蕴涵的那种真切而又有点残酷的气息。那当然是她所熟悉的年龄段的人们所共有的语言，关键是，她能以她的方式将她所有塑造的任务，准确而又鲜活地表述出来。

于是想，这或者就是一些女作家特有的一种禀赋，她们甚至无须苦思冥想、刻意雕琢，就能信手拈来绮丽进而深邃的文字。不过方紫鸾并没有因此而自负于自己的这份天赋，她只是一丝不苟地将这种语言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

小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的文学起步。初入诗坛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也许自那时起,她就为自己选择了将毕生孜孜以求的生存方式,只不过当时她还只是凭借着满腹诗情,凭借着她对文学那本能的热爱;而后待她终于如鱼得水地进入小说的世界,其写作的心理岁月早就超越了她真实的年龄。

小方定然是极爱着她所有的这片文学天地,她也笃定是觉得只有浸润在文学的天地中,她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尤其当文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变得日益边缘化的时刻,她反而愈加热爱这片她所能附丽的世界,愈加锲而不舍、勤奋耕耘,唯愿能写出无愧于自己亦感动朋友的瑰丽文本。

小方便是如此坚守着自己这几乎与生俱来的梦想,以至于她放弃掉衣食无忧的市级重点学校的教师职位,只为能获得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这些年来,小芳就是在十分艰辛的环境下笔耕不辍的,在年年月月的白天黑夜中,哪怕只有些微的空闲,她也要让分分秒秒都属于文学。她活着,以为这就是她的人生的全部了。在时下斑斓斑驳、杂花迷眼的世界中,小方能苦行僧般每日坐在电脑前敲击她的心灵感悟,对于这样不为世俗所扰的年轻人,理应得到应有的欣赏。

这部叫做《玩不起,别玩——一个四十岁单身男人的情感独白》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描绘了当下一个年轻的群体的生活状态。其新奇的内容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日本新生代的小说家们,诸如青山七惠、金原瞳的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或者《蛇舌》。这些年轻人本能地背弃了前辈所固有的价值体系,决意在独行中摸索自己的追寻。于是在摸索中近乎残酷地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幡然回首时才蓦然发现,原来生命中的很多东西与想象背道而驰。

小方的小说中尽管并没有明确背叛什么,但她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那种生存的状态,就已经和我们熟悉的世界相去甚远了,于是我们只有透过小方的描述,才可能慢慢地理解一个充满怪异、充满想象又充满激情的群体。

小方在这次写作中最大胆的尝试,就是她竟然敢于以女性的视角,去完成一个男性“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因为自始至终作者都要站在“穆子”的男性立场上,时时事事都以他的性别为性别,以他的思考为思考,以他的方式为方式。

于是又让我想到不久前读到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我的米海尔》,作者竟也是反性别而为之,以女性的视角来诠释女人的行为。于是自始至终,奥兹都在以汉娜的口气行文。初读时不禁为奥兹捏一把汗,他一个男人如何以女性的口吻来诠释女人的行为?慢慢读下来,竟毫无障碍地接受了奥兹的汉娜。甚至觉得当一个人物的身上同时兼有了两种性别,并相互审视、相互理解,人物反而变得模糊。倒是作者以第一人称自我塑造的男人穆子,反而清晰得让我们难以忘怀。

除了穆子与西西的现代爱情,小说还以不同方式不遗余力地讲述了穆子和诸多女人之间的牵扯与恩怨。其中既有小鸟依人的贤良淑女,亦有歇斯底里的热辣泼妇。不过她们都是滋养了穆子的女人,而穆子对他们也都曾或多或少、或刻骨铭心或浮皮潦草地爱过。初读小方的这部新作时,觉得穆子只是那种花心的男人,但伴随着和穆子发生纠葛的女人越来越多,便自然而然地觉出了某种繁复。直到读后才似乎了悟,或者作者就为了写一个穆子这样的男人,她赋予了穆子无边的风情,又让他在风月场中挣扎出他最不愿失去的自由。于是男人驯化了女

人,也就制造了女人那永远不能停止的哭泣。

小方的小说有着极为丰富的现代因素,诸如他们所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所酷爱的酒吧笙歌、他们所痴迷的网上恋情、他们所热衷的网友聚会……

这便是小方为读者开启的一扇窗口,也是小方为读者展示的一个世界。

而小方的意思可能是,让人们在这个日益彼此陌生的世界中,慢慢走向彼此熟悉吧。

(赵玫,天津市作协党组成员,著名女作家)



在春日正午的凝望中，西西问我可曾爱过她。我微笑着起身，在我们将要永别的门前，紧紧地将她拥抱。但我说：“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现在孤独就永远孤独。”我们以为希望是救星，其实它是陷阱。所以，我不想再给西西任何希望，就好像我推开这扇门，走出去，就永远地走出了彼此的世界……

情人节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17日的中午，我跟西西的关系算是结束了。我们相约不再挂念、不再期许、不再伤害。

从西西家出来，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狂风中，我似乎听到一阵重重的脚步声，它撞击着我的心脏。我不由自主地按下车窗的玻璃，看见西西奔出了楼门。我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呐喊——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让我再看看你，再看看你！

其实，西西根本不可能再看清楚我，她的眼睛已被泪水模糊。

我吼道：“回去吧，回去吧，你回去吧！”

最后一句几乎是怒气冲天的。难道我就没有不舍？

我发动车子，用力拉下手刹，倒车。我的眼里没有泪，但是视线也很模糊。

西西蹲在地上，脸深埋在膝间，狂风呼啸却掩不住她的哀号。

我闭上眼，摇起车窗，狠踩油门，绝尘而去。我在心里默念着：“西西，你以为希望是救星？其实是陷阱，我不能再给你一丝一毫的希望。无法让你幸福，也不要再让你痛苦，更不要害人害己，让我自己无法幸福，充满痛苦。”

我跟西西相处不到一年。如果我能活到八十岁，那么她在我的生命中仅仅占了八十分之一的时光，实在不算长。但西西说，对于三四十岁的人来说，一年好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五年，甚至更长，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宝贵，挥霍不起，每一个阶段都会加速，一年会成为浓缩的十年。

我没有反驳西西，尽管我已经习惯了反驳她，习惯了否定她。我的确觉得她这番话言之有理，至少我跟她在一起的一年，已经经历了情感中的所有——爱、恨、厌倦、纠缠、分离和一直相伴的挣扎。

大冷的天，我却热得要命，从里往外地热，我按下车窗，想透透气。呼呼地，夹带着灰尘的狂风席卷而来，迫使我赶忙又关好车窗。我很想骂骂这鬼天气，却骂不出来。我累，也难受。

一路上，车开得很慢。是雨还是那不该有的思维短路，让我放轻了踩油门的力度。突然，一阵手机铃声把我惊醒了。

我的发小，也是我那家小公司的合伙人方振打来电话。

他没好气地问：“你还来公司吗？”

我不耐烦地说：“在路上。”

他停了停，在我将要挂断的时候，又问：“怎么从派出所出来的？”

我只轻轻地说：“回去再说……”

他哈哈着，继续唠叨：“这次真的分手了？”

方振步入四十四岁后，明显呈现出老态，第一表现就是反应越来越慢，越来越絮叨。看来，还是不能结婚，结了婚的老男人实在有点妇人态。

我一下子就释怀了很多，我不能过方振那样的日子，所以说，我跟西西，分开是对的。

我长舒了口气，说：“嗯，分了，彻底分了。”

我加快了车速，冲下了立交桥。我的心也跟车一样，猛地沉了沉。

到了公司，景文也在。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在沙发上坐稳，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一口，有点烫心。放下杯子，我随手拿起一份报纸，那是西西给我订的。我不由得又想到她，想到她蹲在地上埋头痛哭的样子。

我有点难受，胃疼了下。对，是胃，不是心。

景文递给我一支烟。

我没接，故作轻松地嘿嘿笑了两声，说：“跟西西散了，我没有烦恼了，不会再抽烟了。”

去年跟兰兰离婚后，我就戒了烟，却在跟西西的挣扎中再次沦为烟民。

景文把烟塞进自己的嘴里，说：“对你跟西西都是一种解脱。”

方振不说话，耷拉着眼皮，继续玩他的电脑游戏。

对于我跟西西的纠葛，我跟西西周围的朋友都已经习惯，甚至麻木了。更何况我跟西西？到最后，我们能安稳，能不发生战争倒是奇迹了。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最后的分手是那么的惨烈，不留后路。同样，我相信西西也没有想到。

三天，整整打了三天。这三天如同炼狱，我一辈子再也不想忆起，却又很难抹掉。

2月13日的深夜，战争爆发，很快过渡到14日。

2月15日，战况越发激烈，直至彻底失控。

我疯了，西西更是疯了。

15日下午，阳光无限美好，透过宽大的阳台，满满地铺陈于客厅。这该是多么惬意的春日，我却跟西西在大打了两天后，进行着最后的疯狂。

我指着厨房里的刀架子，宇眉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说：“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你再去自首，我们都死。”

哈哈，西西大笑，像梅超风那样。她赤着脚，奔过来。

我怒视着她，等着她拿刀的手朝我砍来。但她把刀强塞进我手中后，双手死命抓住我的手腕，就冲着她的脖子划过去。幸好，我的力气比她大很多，在最后的一刹那，我用力顿住，她的脖子仅仅被擦破了皮。

那一刻，我惊住了。我恐惧，因为我感到了西西想死的决心。

我拨通了景文的手机，说：“你叫上方振赶紧来，否则我跟她都得死。或者你们干脆来给做个见证，见证我们是怎么折腾死对方的。”

景文正在打麻将，极漫不经心地说：“你们俩又掐，总掐什么呀？”

我稳了稳就要蹦出来的心说：“她疯了，前天就打了一夜，昨天我爸妈和小可、木棉都来了，可他们走后，她继续打，我想躲出去都不成，今天已经到了玩命的地步了！”

我听见景文说了句“么鸡”，而后才对我说：“那是你把她逼急了呗，哄哄，西西对你那么好，只要你肯哄哄，就没事了。”

我苦笑摇头，大声叫道：“老大，不是那意思，我们之间在解析仇恨。你知道吗？现在，她就像头豹子一样，怒视着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来过？你们再不来，我们俩都得死。”

听出我有些生气了，景文才慢条斯理地说：“好好，我们就过去，

你们先等等，一会儿再掐。”

我想，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该是下定决心了。从不愿曝光私事的我，几乎是哀求我最好的哥们过来看我的感情之战，我该是下定决心了，下定了离开西西的决心了。

我挂了电话，就看到西西冷笑的双眼。她狠狠地扔出一句：“畜生！”

我无意去回敬她。

西西眯起眼，仰了头，好像没听到我反骂她的话，只是在接受着阳光的洗礼。她喃喃着：“假如当初后羿不射下那九个太阳多好，那就有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阳光。可惜，可惜后羿就是射下了九个太阳，地球上有那么多人，阳光怎么够？我的阳光在哪里？”

之后，她继续号啕。

哼，我冷笑，没有一点心疼。这么戏剧性的言语也只有西西说得出来。要是大半年前，我会心疼地拥她入怀，吻她的额头；三个月前，我会难受地抱紧了她；一个月前，我会心绪烦乱。而此时，我心中只有恨意。现在只想等着来人见证，见证我们的不堪。

门铃响了，应该是景文他们到了。我正准备去开门，一直赤足的西西一把拉开我，先跑到门口的鞋柜边儿，光脚蹬上长筒靴，又用手捋捋头发，才给我闪开开门的路。

我皱着眉头，瞥她一眼，开我的门。

呼啦啦进来一帮人，景文、方振和他老婆陈贝贝，还有我的干妹妹敏如和她的同居男人傅刚。

我眯了下，问敏如：“你们怎么也来了？”

敏如说：“西西发短信叫我们来的。”

我不禁回头怒视西西，难道她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决裂？！

景文一贯地打圆场，乐呵呵地说：“呦，就算是立春了，你们俩至于吗？还都是短袖，是不是运动量太大了？”

方振永远地搞不清楚状况，竟然问：“是床上运动吗？”

他们几个自顾自地笑起来，我跟西西沉默着。

我站在客厅中央，西西坐在电视柜上，眼神中少了些许的凛冽。

大家看到我们异常严肃，也都静了下来。

我郑重其事地开了腔，说：“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做个见证……”

我刚说了这么一句，就被西西打断。她说：“你等下，我先说。”

景文笑了，说：“好好，让西西先说。”

我忍了忍，坐到跟西西并排的、却是最远处的餐桌旁。

西西说：“你们都是他的朋友，尽管我们平时也不错，你们对我都很好，但到了今天，你们来了，你们想怎么对付我，我都理解，也不会怨恨，更不会怕。我今天是抱定了必死的心，他请你们来见证我们怎么折腾死对方，那么我告诉你们，他怕死，我不怕。”

大家全都沉默了，景文带着笑容的脸立刻挂上了肃静。

我拿起餐桌上的半瓶子津酒就往下灌。我一直厌恶方振、景文他们好酒的习性，可这会儿，只有酒精能让我镇定。

西西看了看我，接着说：“我跟他，不是情感问题，是仇恨。我们是伤及性命的仇人，他毁了我，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拎着酒瓶子向人群靠拢了些，我痛心疾首地用酒瓶子指着她说：“你扯淡，我毁了你？是你折磨了我，是你毁了你还要毁我。”

西西猛地盯住我，眼里是真实的仇恨，露出要杀人的那种凶光。

她冲过来抢过我的酒瓶子，“咕咚咕咚”就是几口。陈贝贝和敏如过来抢，争抢中，酒瓶子砸到地上，屋子里顿时溢满了酒精的烈性！如同一直以来暗藏的烈火。

我冲到大家面前,大笑,说:“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她怎么样了吗?这个女人呀!”

景文走到西西身边,像个大哥一样语重心长地说:“西西,你不能这样。”

西西向来信任景文,我以为她会听他的,但是西西冷笑,“我不能怎样?你们知道他怎么伤害我的吗?你们知道他用多么恶毒的话让我失去所有的信心吗?你们知道我是用了全部的真心,把五脏六腑掏尽了爱他的。”

景文点头,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咱们总在一起,我们都清楚,都看在眼里,但是西西,你现在这样的情绪,对你不好。”

西西伏在景文的肩头,放声哭泣:“景文哥,景文哥,他不是人,不是人呀!”

景文拍拍西西的肩,轻声说:“不是人,咱就不跟他好了。”

西西立刻脱离开景文,眼泪在瞬间凝固,说:“景文哥,你的目的我清楚,你就是为了帮他赶紧收场,但,我不要这种没有善终的收场。”

景文摇头,说:“西西,前些天我就跟你说过了,咱不跟他好了,他不渴望稳定,给不了咱要的,咱干吗让自己痛苦?我不是为了帮他赶紧收场,而是为了让你赶紧解脱。西西,你是多么聪明善良的女孩,你要听劝,你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受伤。”

西西的眼里掠过一丝近乎悲壮的光,定定地说:“你们都清楚,我是用整个生命爱他的,爱没有了,我要命做什么?”

娇小的陈贝贝甩着她的四川高腔,直嚷嚷:“你有自己的事业,长得也不错,你留着你的命做什么不行,为啥要给他?你来看看你。”她把西西拉到穿衣镜前,“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为了这么一个自私的男人,你值得吗?”

我顾不上去揣度陈贝贝话中对我的不满，现在不管是谁，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只要能让一切赶紧平息，他就是我的救星。因为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有一点西西没说错，我不想死，我干吗要死？

就这样，陈贝贝和敏如把西西拉进卧室。

我们四个男人就待在客厅，等待，等待最终的结果。方振时不时地肚子咕噜一声。他摸摸他那滚圆的肚子，望望我们，再咽口唾沫。我烦躁地瞥他一眼，别过头去。我已经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却没有一点食欲。

傅刚低声问：“你们究竟为什么？西西多懂事的孩子，怎么变得跟泼妇一样了？”

我仰头长叹，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言难尽，苦不堪言。反正，我现在不想看见她。你们想办法把她带走。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她。”

话音未落，卧室的门被打开了。

西西就站在门边，如同孤魂，目光深邃而寒冷，说：“本来我想听她们的，跟你好好谈谈，咱们好聚好散。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付出的全部真情竟然是一场游戏，不接受！”

等待，将近四五个小时的等待，我以为他们能把她劝好，能给我一个清静，可是一切枉然。这就是那个视我如命的西西。

我了解西西，知道怎么样能更加戳伤她。我环视了众人，然后故作轻松地笑，说：“没错，我就是没对你动真情，我这小一年都是在跟你玩，并且早玩腻了。我就是一直在找别人，是你死赖着我，我早不喜欢你了。”

伤害吧，就这么伤害吧。谁怕谁？我望着泪如泉涌的西西，我不心疼，我解恨。

此时,我不想也不会去体会她的绝望。

“啊——”西西放声狂啸。那吼声至少能穿过三排楼房,穿入远处杂乱的菜市场,能让左邻右舍都清晰地听见她的悲哀。

西西的哀吼震慑住了所有人,包括我。

我眯睁的刹那,西西已经扑向了我。她抱住我,狠狠地咬住我的右胳膊。

西西握着一双拳头,瞪着眼睛怒视着我,嘴巴紧紧地闭着,一副不置我于死地不肯善罢甘休,或者不把自己弄死无法畅快的架势。颊边的几缕头发被泪水浸湿,风干后,打了绺儿,给疯狂的她再添了一丝狰狞。

我完全明白了什么是生不如死。当西西再次向我扑过来的时候,我用一只手臂挡住她,我只需要一只手臂就可以挡住她了。我绝望地看着她,腾出另一只手拨打了110。

电话通了,我岔了音儿,却仍旧保持着我一贯的条理性,说:“警察同志,我报警,我前两天强奸了一名妇女,请你们来抓我吧。”

西西顿时放开了手,后退了一步,眼中满是惊异和恐惧。我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一丝得意而略带无奈的笑意。

西西迟疑了一下,后退了一步,伴着一声尖叫,她又扑了过来,来抢我的电话。我推搡着她,她抢不到,就大喊:“不是的,不是的,他胡说,他胡说!”

所有人都在刹那的震惊后彻底疲惫了。方振和景文沉着脸,对视无语;陈贝贝,还有敏如和傅刚都叹了口气,一屁股坐了下去,好像他们也耗尽了所有的能量。

我挂了电话,因为警察说立刻就来抓我。

大家手忙脚乱地帮我收拾衣物,没有人理会西西,毕竟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景文说：“就算是报假案，你也得在里面蹲上一个星期，把东西带全点，省得受罪。”

我大笑，说：“你们以为我闹着玩？我不是！我被她逼疯了，我想永远在里面，再也看不见这个女人！”

我把手机递给方振，叮嘱他帮我拿着，要是我妈给我打电话，就告诉她我出差了，别让她担心。

方振接过电话，使劲握握我的手，满眼的同情。三十几年的哥们儿，一起经历过很多，但是他也没见过我这么绝望。

景文又把手机从方振手里拿过来，递给我，说：“先带着，到了那儿再说。”

方振有个毛病，一着急，就有点口吃：“进、进、进去了人家也不让带的，也得先没收的。”

景文挥挥手，说：“到时候再说。景文是知名律师，遇事最沉得住气。”

西西反倒没再哭，默默地站在一边，脸上的愤怒被漠然取代，不去留意大家对她既失望又气恼的目光。折腾了几天，她的脸色已非常灰暗。我别过头，不看她，一个那么纯净秀丽、善良痴情的女孩，竟然允许自己面如死灰，竟然允许自己丧失理智，让恶念充溢身心。

我痛心，我想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这样的西西。

电话响了，警车来了。我大义凛然地向外走，我想当年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而奔赴刑场时的从容无畏也不过如此吧。

西西从我身边挤过去，比任何人都快速地奔下楼。她眼睛极度近视，却臭美得从不戴眼镜，怕眼镜遮住了她漂亮的大眼睛。平时下楼，我都得先下去给她开楼道的灯。即便那样，她还是深一脚浅一脚，总像是会摔倒一样，因为她的鞋子每双都是高高的跟儿。可此时，她竟三步并作两步，高跟鞋噔噔地，但也没有摔倒。她没顾得上系好棉外